

俄
汉
口
语

EHANKOUYU
YUYONGDUIBIBIYANJIU

语用对比研究

王冬竹◎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

王冬竹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王冬竹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207 - 08863 - 5

I. ①俄... II. ①王... III. ①俄语—口语—
语用学—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19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1996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装帧设计: 鲍春晓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

Ehan Kouyu Yuyong Duibi Yanjiu

王冬竹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863 - 5
定 价 22. 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前 言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围绕“任何类型口语都是语言/言语现象”来探讨“不同的口语依托语言环境中相同部分,相同语境在不同口语的使用中发挥普遍功能”并最终论证“俄汉不同类型口语在使用中产生普遍的结构/语义语用规律”。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试图通过“普遍语境”建立俄汉口语语用动态研究框架。“动态研究”指对言语过程的描写和分析,即综合考虑可能影响话语使用的各种语言和非语言因素,从语言使用的不同视角来探索语言环境与语言符号的依存关系并研究口语使用的普遍规律。如果说传统的静态研究仅仅把语言看作一种输出,看作一种可以被记录下来供人们研究的固定模式,那么动态研究则把语言看作在交际网络中不断进行选择 and 变动的过程,注重研究交际过程中可能影响语言使用的每个因素及其对口语使用的影响和制约。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注重研究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在使用中产生的稳定/变化的结构/语义的普遍规律。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围绕功能语言学诸学科,如口语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



言学等不同学科对语境研究的不同认识来探讨语境研究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语境研究是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所面临的最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语境研究成果可以为功能语言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借鉴。由于功能语言学诸学科都强调本学科和语境的联系致使学科之间界线模糊。同时,又由于不同学科研究视野的差异而导致对“语境研究”存在不同的阐释,功能语言学迫切需要加强语境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章《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视角·途径·范畴》根据口语研究成果来突出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新视角、新途径和新范畴:侧重“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的研究视角、强调“口语使用是稳定和变化的辩证统一”的研究途径,把握“不同类型的俄汉口语结构/语义语用共性对比”的研究范畴。试图通过普遍语境视角、稳定/变化的研究途径和结构/语义共性范畴的语用对比研究来探讨不同类型俄汉口语的普遍语用规律。

第三章《普遍语境研究: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理解过程”》依据俄罗斯“言语活动”和“涵义结构”的研究成果,将“普遍语境”置于“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之中,重在论证“普遍语境”的存在基础、“普遍语境”的基本内涵和“普遍语境”的普遍功能:“普遍语境”存在于任何“言语活动”的“说话过程”和“理解过程”中;“普遍语境”涵盖影响和制约不同类型口语使用的所有稳定/变化语境要素;“普遍语境”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口语使用中存在普遍的建构功能和语义功能。

第四章《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结构》主要论证“语用简化结构”、“重要因素前置结构”和“联想接续结构”。“稳定语用结构”是说话者依托语境对话语做出的经常性变动,这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

现象。

第五章《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结构》主要论证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的语境组合联系(如词、短语结构、句子结构等)和语用聚合原则(如自由句位填补等)。“变化语境结构”充分显示“变化语境”和“话语单位”之间潜在的线性结合能力和隐藏的互相替换的可能性。“变化语境结构”是说话者依托语境对话语做出的临时性变动,这是任何类型口语使用中普遍存在的变化语境现象。

第六章《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意义》主要论证俄汉口语中部分语言单位(词、名称)在使用中出现“语义偏离现象”,即存在“语义多义性”和“语义辑合性”。两种完全不同的语义改变表明了口语语用意义变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无论是“语用多义”还是“语用凝缩”都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中普遍存在的稳定语用现象,“稳定语用意义”与原语言单位的字面意义之间存在相似性联系。

第七章《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含义》主要分析“会话含义”和“变化语境含义”并论证“前言后语”、“具体情景”和“说话者的共知信息和共同生活经验”是促使俄汉口语语句产生“变化语境含义”的主要依据。“变化语境含义”是不同类型俄汉口语在语义层面普遍存在的变化语境现象,“变化语境含义”可以脱离原语言单位的字面意义而独立存在,即:随着变化语境而产生、随着变化语境而变化、随着变化语境而消失。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重在强调“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普遍语境与俄汉口语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关系”。而“普遍语境”在这个整体中的作用可以称作“普遍

语境规律”,即:①普遍语境是任何类型言语交际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因素;②普遍语境参与俄汉口语的语用结构/语境结构的生成;③普遍语境制约俄汉口语的语用意义/语境含义的变化。

目 录

第一章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

- (1)
- 1.1 功能语言学的兴起 (1)
- 1.2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 (4)
 - 1.2.1 语境研究与口语学 (4)
 - 1.2.2 语境研究与语用学 (6)
 - 1.2.3 语境研究与社会语言学 (9)
 - 1.2.4 语境研究与认知语言学 (10)

第二章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视角·途径·范畴 (15)

- 2.1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的研究视角:普遍语境/俄汉
口语 (16)
 - 2.1.1 语言学视角的口语对比研究:分析口语/书面语的
联系与差异 (16)
 - 2.1.2 语用学视角的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普遍语境/
俄汉口语 (22)
- 2.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的研究途径:俄汉口语是稳定/
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 (24)
 - 2.2.1 俄汉口语对比研究的途径:强调口语是变化的
言语现象 (24)
 - 2.2.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的途径:俄汉口语是稳定/
变化的语言/言语现象 (27)

2.3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的研究范畴:俄汉口语结构/语义 语用共性对比研究	(30)
2.3.1 俄汉口语对比研究范畴:突出口语/书面语的共性 对比	(30)
2.3.2 俄汉口语语用对比研究范畴:俄汉口语结构/语义 语用共性对比研究	(34)
第三章 普遍语境研究: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理解过程”	(39)
3.1 俄罗斯学者“言语活动”和“涵义结构”研究的 启示	(40)
3.1.1 俄罗斯学者 Л. Щерба“言语活动”研究的 启示	(40)
3.1.2 俄罗斯学者 Л. Выготский“涵义结构”研究的 启示	(48)
3.2 “普遍语境”与“说话过程”	(53)
3.2.1 普遍语境存在于“认知思维”的“说话过程”中	(53)
3.2.2 “说话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是稳定/变化的 辩证统一	(58)
3.2.3 “说话过程”中稳定/变化普遍语境的普遍建构 功能	(63)
3.3 “普遍语境”与“理解过程”	(68)
3.3.1 普遍语境存在于“话语理解”的“交际过程”中	(69)
3.3.2 “理解过程”中的“普遍语境范畴”是稳定/变化的 辩证统一	(71)
3.3.3 “理解过程”中稳定/变化普遍语境的普遍语义 功能	(72)
第四章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结构	(78)

4.1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结构:语用简化结构	(81)
4.1.1 俄语口语语用简化结构	(83)
4.1.2 汉语口语语用简化结构	(85)
4.2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结构:重要因素前置结构	(87)
4.2.1 俄汉谓语句前置排列	(89)
4.2.2 俄汉补语前置排列	(91)
4.2.3 俄汉定语前置排列	(92)
4.2.4 俄汉状语前置排列	(92)
4.3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结构:联想接续结构	(96)
4.3.1 俄汉口语主位一格结构	(98)
4.3.2 俄汉口语补充结构	(100)
4.3.3 俄汉口语接续结构	(103)
4.3.4 俄汉口语重复结构	(107)
第五章 俄汉口语结构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结构	(112)
5.1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词	(115)
5.1.1 俄语语境词	(116)
5.1.2 汉语语境词	(123)
5.2 俄语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短语结构	(131)
5.2.1 俄语语境短语结构	(132)
5.2.2 汉语语境短语结构	(135)
5.3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组合句	(141)
5.3.1 俄语语境组合句	(143)
5.3.2 汉语语境组合句	(151)
5.4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结构:语境聚合句	(162)
5.4.1 俄语语境聚合句	(163)
5.4.2 汉语语境聚合句	(167)
第六章 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稳定的语用意义	(177)

6.1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意义:语用语义扩展	(178)
6.1.1 俄汉口语动词语用语义扩展	(180)
6.1.2 俄汉口语代词语用语义扩展	(182)
6.1.3 俄汉口语名词语用语义扩展	(191)
6.1.4 俄汉口语形容词语用语义扩展	(193)
6.1.5 俄汉口语语气词语用语义扩展	(196)
6.2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意义:语用语义换喻	(201)
6.2.1 俄语口语语用语义换喻	(203)
6.2.2 汉语口语语用语义换喻	(206)
6.3 俄汉口语稳定的语用意义:语用凝缩涵义	(210)
6.3.1 俄语口语语用凝缩涵义	(211)
6.3.2 汉语口语语用凝缩涵义	(213)
第七章 俄汉口语语义层面的语用现象——变化的语境含义	(219)
7.1 会话含义与变化语境含义	(220)
7.2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前言后语”语境含义	(226)
7.2.1 俄语口语“前言后语”语境含义	(227)
7.2.2 汉语口语“前言后语”语境含义	(228)
7.3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229)
7.3.1 俄语口语“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229)
7.3.2 汉语口语“具体情景”语境含义	(231)
7.4 俄汉口语变化的语境含义:“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233)
7.4.1 俄语口语“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234)
7.4.2 汉语口语“共知信息/共同生活经验”语境含义	(238)
后记	(245)

第一章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 诸学科的理论范畴

语言学的实质问题就是语境问题。

——西棋光正

1.1 功能语言学的兴起

综观当今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派别林立、争奇斗艳,逐渐形成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两派对峙的格局。在功能主义的旗帜下,语用学、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不同学科蜂拥迭出、各具特色。不同的语言学派力求从不同角度来揭示语言及语言的真谛。各个派别的语言研究理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形式主义,又称结构主义,是语言学界的一种学术思潮。形式主义坚持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语法成分之间的形式关系,注重观察语言现象,致力于搜集和处理各种语言素材,但不重视语言

成分的语义特征和语用性质,强调语言系统的微观研究。形式主义历史悠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 Avram Noam Chomsky (1928—) 是结构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于 1957 年出版的《句法结构》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的诞生,同时也将形式主义语言研究推向辉煌的顶点。

形式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不受外界干扰的封闭系统,语言研究不需要重视与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正如哲学家 B. Russell 所说:“一直有一种倾向,特别是在逻辑实证主义当中,把语言当成独立王国,可以不管语言之外的事实来研究它。”^①这种将语言束之高阁的理论很难解释语言使用中的诸多现象。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语言研究工作者突破语言符号的局限和束缚,开始关注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及语言的使用规律。新的语言研究思路标志着功能主义的诞生。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功能主义指当代语言学界与形式主义相对峙的一种学术思潮。

功能主义起源于布拉格学派,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捷克语言学家 Vilm Mathesius (1882—1946)。这一学派主张从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研究语言及语言的不同层面,特别强调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

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和功能观来源于波兰—俄国语言学家 J. N.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 和瑞士语言学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Mathesius 在《我们的语言学走向何方》一文中明确指出:“索绪尔的两个主要思想:要求对语言进行共时分析和关于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思想,以及博杜恩在索绪尔之前就已提出的关于语言功能的思想,毫无疑问,是建立新的语言学的

① 徐友渔等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51 页。

基本支柱。”^①

布拉格学派首开语言功能研究的先河。布拉格学派坚持: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语言和人类活动一样具有目的性。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是为某种特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系统。因此,语言具有两个基本功能——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功能是社会功能,旨在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感情言语活动的功能是表现功能,旨在抒发说话人自己的感情和引发听话人的感情。

在布拉格学派之后,语言学家 John Rupert Firth (1896—1960) 创立的伦敦语言学派在功能语言学研究独树一帜,自成格局。这一学派的后继者有 R. H. Robins, M. A. K. Halliday, F. R. Palmer, J. Lyons 等人,特别是 Halliday 继承并发展了 Firth 的语言理论,他创立的系统功能语法被后人称为“新弗斯学派”(Neo-Firthian linguistics)。

伦敦语言学派把语言看做一种社会现象和人们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而非仅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语言学家应该密切关注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跨越语言符号本身来进行语言研究。

总之,功能主义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学术思潮,强调说话的目的是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语言是表达思想并进行交际的工具;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和人类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强调语言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语言单位中的意义成分,功能语言学理解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更多的是语言环境中的意义改变。功能主义肯定语言是非纯一的、多层次系统的思想,冲破了语言封闭系统的羁绊,功能主义对语言使用研究的重视直接导致语言学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① 戚雨村编著:《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0 页。



综上所述,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作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两大主流派别,对推动语言学研究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形式主义注重研究语言单位的线性联系和语言符号的区别性特征,功能主义则注重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然语言研究,特别是对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实际使用语言的研究。两大学术流派的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促使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呈现空前的繁荣。

1.2 语境研究是功能语言学诸学科的元理论范畴

语境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当前,随着语言功能研究逐渐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意识到语言功能研究跟语境研究息息相关。功能语言学诸学科,无论是口语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都把语境研究作为重要研究内容纳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尽管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派对语境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分析方法也具有多样性,但都十分重视语境与本学科的关系。这就使得与语境相关的语言学不同分支之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起来,不同学科都顺应了功能语言研究的共同目标: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分析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揭示功能语言学科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共同特点和使用规律。

1.2.1 语境研究与口语学

口语学与语境的联系比任何语言学科更为密切。语境是口语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口语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大,任何篇章或话语都是一定语境中的产物。这是因为“在口语中,语境是交际行为的享有充分权利的组成部分”。(В РР ситу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по-

лноправ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акт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①口语的使用和理解一刻也不能离开语境。口语在语境要素的积极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使用规律,并具有一系列与书面语相对立的语言手段。比如口语里存在“语境词”(如:Выкинь свою дымилку.^②)(把你的烟扔掉);跟语境紧密联系着的“语境凝缩名称”(如:У тебя зуб, да?)(你的牙(疼),是吗?)和“语境分解名称”(如:Есть у кого чем бутылку открывать?)(谁有开瓶子的(东西)?)以及受语境制约的“语境句”(如:А. Когда? Б. В 12 часов. Выступите? А. Постараюсь.)(А. 几点了? Б. 十二点。还走吗? А. 尽量吧。)因此,离开语境来孤立地分析口语现象,就很难判断话语的结构是否正确,也同样难以理解话语所要表达的准确含意。比如,离开语境的支撑,很难将“Убери ты этого Митьку отсюда.”(你把这些“米奇卡”拿走。)解释为“Убери ты те игрушки и книжки, которые разбросал Митька.”(你把这些米奇卡乱扔的玩具和画书拿走。)再比如,只有联系语境要素,才能明白“Какая ужасная жара! На дороге ни души.”(天真热呀!街上一个人也没有。)(В. Катаев, «Белеет парус одиноки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暗示藏在自己马车内的水兵趁街上无人之际赶快逃跑。因此说,语境对口语各单位、各层面的构成和理解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徐翁宇教授在《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中指出:“口语研究的成果表明,上下文、情景和交际双方的共知前提这三个语境要素经常性地作用于词(名称)、语句和话语单位,对其生成和理解产生巨大影响。口语里相当数量的词的生成、使用跟语境有着密切联系,如:Кофе не забудьте.(别忘了关咖啡(壶))。口语里语句的生

① Е. А. Земская (ред.),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М., 1981: 191.

② 本书中凡未注明出处的俄语例证主要选自前苏科学院的四部俄语口语专著及相关的口语研究论文。

成、使用和意义理解也跟语境的关系十分紧密,如:Один на два.(一张两点的);Следующая сойдете?(下站下吗?)这些语句都是在特定的语境里生成的,而且只有在特定的语境里才能理解。”^①

我们认为,口语话语实际上包含两大部分:词语和语境。说话人借助语境来表达思想,而听话人则依据语境来理解对方的话语。词语和语境的完整组合才形成口语特有的结构句式和内在规律。由此看出,语境在口语学中所占据的位置,可以和词语相提并论,或者说,整个口语学就跟语境难分难解。这样一来,语境与口语学的关系超过一般语言学科:没有语境,口语话语就失去了整体的依托和存在的前提;不充分考虑语境对口语话语的影响和作用,就很难完整地再现口语应有的真实面貌。可以断言,离开语境的参与,就谈不上口语学的研究;离开语境的衬托,就谈不上研究口语的使用规律和规则。可见,口语学对于语境研究以及语境之于口语学的重要,远远超过其他学科。

1.2.2 语境研究与语用学

“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运用及其规律的学科。”^②语用学反对脱离现实生活和不考虑语义去孤立地研究抽象的语言系统,认为语言研究不能脱离语言的使用者,更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

语用学的核心理论是 J. Austin 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理论的源起可以说是对哲学家那种传统的对语言内在、孤立的意义进行研究的一种反动。按照言语行为的新模式,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表达手段,而是完成一定的行为,例如“陈述”、“请求”、“感谢”、“道歉”、“命令”等等。那么,要真正理解作

① 徐翁宇著:《现代俄语口语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8 页。

② 威雨村编著:《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9 页。